

安东尼·小·托马西诺博士，《耶稣之前的犹太教》，

第 10 节，犹太教派

© 2024 Tony Tomasino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安东尼·托马西诺博士在讲授耶稣之前的犹太教。这是第 10 节，犹太教派。

在约瑟夫斯的《古物》中，在讲述约翰·海卡努斯的统治时，他突然中断了自己的叙述，开始描述他所谓的犹太三种哲学。

他非常谨慎地使用了“哲学”这个词。约瑟夫斯在这里很可能试图将犹太教与当时的罗马社会联系起来，当时犹太教被认为是罗马非常流行的三大主要哲学。其中包括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犬儒主义，它们在公元一世纪曾大规模复兴。但在约瑟夫斯对这些犹太教派或犹太哲学的描述中，他显然试图将他认为听众会感兴趣的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当时哲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但当时的犹太人可能并没有太多讨论。

尽管如此，约瑟夫斯是我们了解这些教派、了解犹太人分裂根源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我们尽可能相信他对当时存在的不同犹太群体的描述至少有一点准确。他将这段记载放在约翰·海卡努斯的时代，这似乎表明，新约时代变得如此突出的一些分裂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中开始出现的。但在我们谈论犹太人的教派或不团结的根源之前，让我们先谈谈犹太人的团结。

是什么让犹太人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有些事情在犹太人看来是不可商榷的。这些不可商榷的事情包括一神论。你不能既信仰一群神，又是一个犹太人。

你必须只信仰一个上帝。后来，在拉比犹太教中，关于天堂中的两种力量以及所有这些奇妙事物的争论层出不穷。但即使在那些争论时期，他们也始终非常清楚，上帝只有一个，当然，他们每天早上都会通过背诵《示玛篇》来提醒自己这一事实。

Shema Yisrael、Adonai Eloheinu、Adonai Echad，以色列啊，听着，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因此，一神论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是不可妥协的。当然，另一个是割礼的观念。

如果有人废除割礼之约的观念，他们就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犹太人。现在，我们从亚历山大的斐洛和其他一些来源听说，有些派系，甚至自认为是犹太人的，试图将割礼的观念精神化。当然，我们读过，也讨论过马加比时期的犹太人试图废除割礼。

尽管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他们的同胞在多大程度上会把他们视为犹太人，这一点值得怀疑。你知道，这类事情，当涉及到划清界限等时，可能会变得有点棘手，因为你知道，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一些团体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大多数基督教徒并不认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你可能会说，关于割礼的整个事情有点棘手。

当然，另一个不容商榷的问题是摩西律法。所有犹太人都接受《托拉》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圣经。没有摩西律法，就没有犹太教。

现在，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大相径庭，但他们都同意摩西律法对犹太人具有权威性。最后，耶路撒冷圣殿也具有权威性。这成为分歧的重要焦点。

还有其他圣殿，但耶路撒冷圣殿被认为是主要的圣殿，是举行动物献祭的地方，也是必须被认可为合法的地方，才能被视为犹太人。现在，在死海古卷中，显然在其他群体中，也有人质疑耶路撒冷圣殿里发生的事情是否合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人讨论过这样的观点：祭司的不道德，甚至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但在错误的日子举行节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圣殿里发生的活动失去资格，使它们毫无价值。

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耶路撒冷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是上帝工作的地方。当然，这会导导致犹太人和基督徒后来的分离。基督教在存在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被视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但当圣殿在公元 70 年被毁时，基督徒中出现了一场运动，说我们不需要圣殿。

耶稣是我们的圣殿。我们有精神上的崇拜。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用心灵和真理崇拜上帝。

对犹太人来说，这等于否定他们的圣殿。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基督徒不能被视为犹太人。因此，由于这种多样性，我们看到犹太教这个大范围内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区别。

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基本的不可谈判的条件，但我们仍然有回旋余地。一些犹太教派主义的根源可以容忍大量的多样性。如果你仔细想想，就像我们将要讨论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的情况一样，法利赛人相信死者复活，但撒都该人不相信死者复活。

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大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同意人会死而复生，你怎么能认为自己是同一宗教的一部分呢？但对犹太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你相信死者复活，或者当时不相信复活，你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好犹太人。

后来，他们会在那里划出另一条界线。但在耶稣时代，在耶稣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用错误的方式洗手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但相信或不相信死者复活之类的事情不会给你带来这么多的摩擦。

因此，犹太人会与志同道合的人团结起来。我们在《旧约》玛拉基书中已经看到这个过程。那时，敬畏上帝的人彼此交谈，上帝倾听并听见了。

在他面前，有一本纪念卷轴，记载那些敬畏耶和华并尊崇他名的人。玛拉基书，我之前提到过玛拉基书，它对于整个时期的建立很重要。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个问题；显然是饥荒之类的。

人们问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我们一直努力做好事。但上帝却对他们说，你以为你是好人吗？看看你的祭品。它们太糟糕了。看看牧师们的行为。

他们不道德。你知道，看看你的什一税。你不道德，你没有像你应该的那样缴纳什一税。

等等等等。最后，在书的结尾，我们听说这群犹太人聚在一起，他们说，嘿，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这样做。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聚在一起说他们要这样做，只有他们中的一群人。

他们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教派。他们是当时犹太人中的一支分裂势力。我喜欢用一系列滤光镜和光束来想象这种现象。

你知道，你有一束很大的光束，很宽的光束，你把它照在一块有小孔的木板上。现在来了一束小得多的光束。然后那束光会随着传播而扩散开来。

然后你再放一块木板在上面，你得到的光束又小了很多，但那一束光会散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看到历史上以色列人和犹太社区中发生过这种情况，因为你知道，从埃及出来的人们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信仰。然后摩西来了，摩西说，这些是我们信仰的基本原则。

你知道，我们将信仰一个上帝。我们不会崇拜偶像。我们将这样做。

我们会这样做，等等等等。不要去杀人。不要去吃猪，等等等等。

可以说，这是在收紧梁柱。然后我们继续前进，看到了约西亚的改革，约西亚说，不，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在山顶上敬拜。唯一合法的敬拜场所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

这是你唯一可以做出牺牲的地方。正如我们在此后大约 100 到 200 年左右所看到的，他们仍然在试图处理这个想法的后果，并试图控制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甚至在一段时间后也是如此。然后你再往前走一点，就会不时地看到权威人士和权威团体。

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拉比后来决定，那些不相信死者复活的人将不会在来世有任何存在。他们设置了各种小过滤器等，试图重新划定正统的界限。个人、事件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想想那些促使犹太人重新确认或重新思考其信仰某些方面的事件。圣殿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毁是导致犹太人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事件。随着第二座圣殿被毁，有必要重新商讨哪种动物祭祀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想到的一件事，也是我了解到这件事时感到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认为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时，献祭等就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祭司们会继续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在那里公开献祭。这种情况可能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反抗罗马的起义，即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后。

巴尔科赫巴叛乱后，耶路撒冷被改为罗马城市，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该城市一定范围内，违者处以死刑。因此，一段时间以来，他们设法继续并坚持在那里举行这些仪式，但人们已经开始思考，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件事。耶路撒冷的这些祭祀对我们的信仰有多必要？因此，圣殿被毁等事件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现在，在整个事件中，被排除在外的教派之一当然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居住在撒玛利亚。现在，我说的不是这座城市，因为，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居住在这座城市，但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城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后来又被希腊人重新占领。

因此，到两约之间时期结束时，撒玛利亚人分散在被称为撒玛利亚的整个地区，但他们并不居住在撒玛利亚城内。因此，我们得到了撒玛利亚地区和那里的一些城市。你知道，我们需要在这里澄清一点的是，我们经常认为这些撒玛利亚人是犹太北部的一小群人。

实际上，他们人数众多，在巴勒斯坦地区，撒玛利亚人的数量可能与该地区的犹太人数量相当。如果从整个地中海地区来看，犹太人的数量更多，因为巴比伦、波斯、希腊和埃及都有犹太人，而撒玛利亚人就分布在基利心山附近，因为他们非常严格地遵守他们的理解，认为唯一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就是基利心山。现在他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敬拜同一个上帝。

他们实际上使用摩西律法。他们和以色列人有同样的妥拉，几乎一模一样，这让那些试图弄清楚圣经正典是如何编纂的人感到困惑，因为好吧，我们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不喜欢，他们怎么会使用同一本圣经呢？但是是的，他们遵守摩西律法，他们有妥拉书，但他们在基利心山敬拜主，而犹太人当然是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敬拜主，你想想约翰福音第4章中的那个小事件，井边的撒玛利亚妇女对耶稣说，你们说你们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主。我们说我们应该在这座山上敬拜主，耶稣用他那友好的回答回应说，你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这座山和那座山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主想要那些用心灵和真理敬拜他的信徒。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些人真的非常确信，要么是这座山，要么是那座山。撒玛利亚人说，他们的山，基利心山，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自己的叙述，本质上说，犹太人都是叛教者，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王时代，他们是唯一真正敬拜主的人，因为他们在基利心山上敬拜，当然，圣经也有关于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以及他们最终如何错误地敬拜主。

顺便说一下，撒玛利亚人仍然存在。有些人仍然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撒玛利亚人拿着一本《摩西五经》卷轴。所以，在同一本圣经中，他们甚至看起来像犹太人，但他们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拒绝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拒绝耶路撒冷是圣城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一个被排斥的教派。现在犹太教的正统教派，我们有很多，我们已经讨论过约瑟夫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里涉及的不同群体的精彩小故事。显然存在分歧，但只要你同意不可谈判的条件，就没问题。

我们有哈斯蒙尼派与哈西德派之间的对立。现在，这些人对摩西律法的解释并没有太大分歧，但也许是我们对摩西律法的遵守程度或严格程度的分歧。我们看到哈西德派说，即使有人在安息日攻击我们，我们也不会自卫，因为那是工作，而我们在安息日不工作。

而哈斯蒙尼人则说，如果有人在安息日攻击我们，我们会反击，而且我们甚至会更猛烈地反击，因为他们竟敢在我们的安息日攻击我们。所以，这里有两

个人，这两个群体对如何守安息日是神圣的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争辩说不应该守安息日是神圣的，但他们对如何守安息日有疑问。

约瑟夫斯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四个犹太教派。他这样说，犹太人中有三个教派，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很可能试图将这些教派与喜欢这些漂亮的小图式事物的罗马人联系起来。他们有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这些就是罗马人的三个教派。

当时罗马人中还有许多其他哲学，但这些哲学有点像三个决定性的群体。还有怀疑论和其他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新柏拉图主义，所有这些奇妙的东西当时都在罗马人中蔓延。但他们应该会想到公元一世纪的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犬儒主义，当约瑟夫斯写作时，这些应该是他们的主要群体。

他告诉我们犹太人中有三个教派，然后他继续讨论哲学。我应该说这是他所说的哲学，然后他继续说，哦，还有第四种哲学。所以是的，他有四种犹太人哲学，显然试图遵循这种图式模式。再一次，犹太人几乎肯定有更多的群体，在《米什纳》中，这个时期的犹太人还有许多其他群体，在《塔木德》中则更多。

你知道，当时存在着很大的多样性，而且当时真的没有人说你必须相信这些事情才能成为犹太人，除了我提到的不可谈判的条件。所以，约瑟夫斯提到的第一个群体是法利赛人。我们对法利赛人了解多少？法利赛人是一个很有趣的群体。

圣保罗自称是法利赛人，他与法利赛人交谈，并试图在各个方面与他们建立联系。当然，耶稣与法利赛人以及我们所知的当时其他教派发生过冲突。那么，这些人，法利赛人，到底是谁呢？首先，法利赛人这个词肯定来自希伯来语动词 *paras*，意思是分离，这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的全部。

我们确信它来自 *paras* 这个词，但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部分地，我们认为这里的 *ee* 结尾是我们所说的 *gentilic* 结尾，所以 *etc* 的意义也是如此等等，所以是分开的。*Paras* 在这里可能指的是名词形式。*paras* 形式有时被认为类似于亚拉姆语的被动形式，那么它是否意味着分离的人，被分离出来的人？它是指

那些制造分离的人，那些制造分裂的人吗？想想耶稣说法利赛人非常小心地将他们的什一税分开，他们把薄荷、孜然和茴香作为什一税给他们，他谈到他们在事物之间做出这些划分等等，这就是他们是谁，他们总是区分好与坏，区分纯洁与不纯洁。

我的意思是，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使人纯洁？什么使人不纯洁？也许这就是原因。

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分裂。另一方面，在一本非常重要的《死海古卷》中，我们发现了一封信，信中该团体解释了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使用了同样的动词 *paras*，表示“这就是我们与人民分离的原因”。现在，写下这卷古卷的团体肯定不是法利赛人，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在法利赛人已经声称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人们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

所以，这只会让“法利赛人”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认为法利赛人是善良、自由的圣经解释者。现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通常认为的自由主义，而是，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法利赛人不受文本字面意义的约束。

他们相信，对经文进行广义的解读是有余地的，事实上，也有义务这样做。在《米什纳》和后来的《塔木德》中，我们列出了一系列规则，可以用来从圣经经文中得出含义。因此，其中一些规则涉及一些我们认为相当不错的想法和程序，比如寻找共同主题等等。其他规则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你知道，就像希伯来语一样，每个字母也有一个数值，它们有点像罗马数字。所以，你可以把一个单词的字母加起来，然后得出一个数字。然后他们可以把这个数字作为基础，将一个动词、一段经文或一个经文单词与另一个具有相似值的单词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解释桥梁，让他们能够根据另一段文本来解释一段文本。

这只是他们所做的一种事情。他们使用的其他一些规则和程序使他们能够从我们看来是次要的经文中得出有时非常深刻和重要的真理。他们喜欢讲述有关经文的故事，喜欢通过讲故事来扩展经文并得出含义，就像耶稣所做的那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说他们是自由派圣经解释者时，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允许有广泛的解释自由度。现在，在后来的拉比中，以及一般的拉比中，我们认为他们是法利赛人的继承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法利赛人的后代，但在拉比中，你会发现，这些解释的程度是有限的。你知道，他们会争论，最终他们有时不得不说，好吧，这太过分了。

这里举一个有趣的小例子，埃及的瘟疫，你知道，其中一个.....他们只是喜欢时不时地踢这些东西。希伯来语中青蛙这个词可以是一个集合名词。它可以指一只青蛙或多只青蛙。

于是一位拉比提出，埃及的青蛙其实是一只巨型青蛙。青蛙怪！另一位拉比说，哦，闭嘴。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不。

是的，这就是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但这当然也与他们解释某些法律的方式有关，因为他们会发展出关于解释某些法律的口头传统。这些传统来自圣经，但他们从圣经出发，使用各种解释方法，制定出关于如何理解这些事情规则。

再次，我不断提到拉比和《米什拿》（拉比传统的汇编），因为他们似乎确实反映了类似的思想，但《米什拿》中的第一条戒律、陈述是，圣贤的职责是围绕法律建立一道屏障。换句话说，建立一道传统的屏障，让人们甚至不会接近违反法律。例如，如果有人认为，你知道，它说我们不应该在安息日工作。

那么，什么才是工作呢？嗯，我认为如果抄写员在安息日写东西，那就意味着他违反了安息日。所以，抄写员不允许写东西。还有人说，好吧，但如果他把羽毛笔插在耳朵后面呢？难道他就不会想写东西吗？该死的，你说得对。

因此，他们又通过了另一项传统，即如果你是一名抄写员，安息日不允许你把羽毛笔夹在耳朵后面走动，因为那会诱惑你工作。他们在每一条法律和诫命周围筑起一道保护屏障，什么才是太远？安息日走多远才算太远？如果我们认为是 50 英尺，我们会告诉所有人你不能走 25 英尺，你知道，诸如此类。是的，这些都是拉比们所从事的事情。

他们有围绕法律建立起来的口头传统，这些解释方法，这些约束性思想，他们认为这些是具有约束力的，应该加在人们的身上。你知道，在《新约》中，我们读到拉比们把负担加在人们身上，那些他们自己无法承受的法律，其中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确实几乎是荒谬的。但对他们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为每个人定义他们的义务是什么，他们需要做什么才能不犯违法罪。

因此，约瑟夫斯在讨论这些犹太教派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自由意志的问题。现在，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是希腊和罗马哲学家们的大问题。

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其他学派都想知道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你不会在任何犹太文献中找到关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讨论。我的意思是，他们有时会暗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没有讨论自由意志。

他们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约瑟夫斯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结论的呢？好吧，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插话。他想让听众看到犹太人与伟大的希腊和罗马民族有多么相似。

他想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把他们描绘成哲学家。他说我们对自由意志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他在讨论中设法涵盖了所有观点。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法利赛人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由意志。

他们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但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做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有点像当时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相信灵魂。

这句话有点奇怪，因为每个人都相信灵魂，对吧？撒都该人显然对灵魂有不同的理解，我确信撒都该人相信天使，因为他们读的圣经与其他犹太团体读的圣经不同，也许程度不同，但他们至少读的是摩西五经。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以及《摩西五经》的其他书中，到处都有天使出现。那么，法利赛人比其他教派更相信灵魂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他很可能在谈论灵魂的干预，灵魂可以来干预人类事务，你知道吗？当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时，他观察了该团体的构成，发现他们中一部分是法利赛人，一部分是撒都该人。

他决定让我接受这个。他说，兄弟们，我今天受审是因为我相信死者复活。撒都该人说，啊，把这个人带走。

他只是个惹是生非的人。法利赛人说，等一下，但如果有鬼跟他说话怎么办？所以，法利赛人不仅相信死者复活，而且他们还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鬼魂干预的可能性。撒都该人当时可能对鬼魂的工作持怀疑态度。

当然，死者复活被多次提及。我们看到，在《马加比一书》中，似乎没有死者复活的概念。另一方面，在《马加比二书》中，所有为捍卫信仰而死的人都被许诺他们将从死里复活。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但以理书第 12 章中，但以理被告知要走他的路，在末日，他将复活，而那些正义的人将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所以，死人复活的想法也是法利赛人所珍视的。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法利赛人很受民众欢迎，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事情之一，我不会说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我会说更多地将其视为相对的。

与不那么受欢迎的撒都该人相比，法利赛人更受欢迎。在《新约》中，法利赛人有时被描述为粗鲁无礼，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厌烦。《新约》还告诉我们，法利赛人热爱财富，而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法利赛人往往更贫穷，更像普通人。

所以，我们的资料来源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我认为，爱财富而没有财富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们也知道，当然也有一些富有的法利赛人，耶稣很可能与这些人发生过许多冲突。还有一点，我已经提到过几次了。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很多争论和讨论，关于拉比犹太教（如《米什拿》和《塔木德》中所见）与法利赛人的宗教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之前说过，拉比们认为自己是法利赛人的继承人，在《米什拿》和其他著作中，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或其他教派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而法利赛人通常是这些冲突中的英雄。有些学者不喜欢这个想法，他们说，哦，这太简单了。

好吧，也许这太简单了，但似乎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这么定了。我确实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利赛人最终成为拉比犹太教的先驱，而犹太教，特别是法利赛教，经历了各种危机，例如圣殿被毁，这导致他们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立场，重新制定他们的一些理解，特别是关于祭祀的作用及其在宗教中的地位。那么，让我们来谈谈撒都该人。

我们再一次从名字开始。撒都该人这个名字几乎肯定来自 **Zadok** 这个词，**Zadok** 这个词的意思是正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撒都该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民族？这是一种可能性，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撒都该人认为自己是 **Zadok** 的党派。

撒督是谁？撒督是大祭司世系的祖先，后来被哈斯蒙尼人取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认为撒都该人可能是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反对哈斯蒙尼人夺取大祭司的职位。从逻辑上讲，仅从名字来看，这很有道理。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根据约瑟夫的说法，撒都该人似乎是哈斯蒙尼王朝的支持者，至少在亚历山大·萨洛米时代之前是这样。因此，我们再次不确定撒都该人这个名字的含义。撒都该人是圣经的保守解释者。

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坚持文本的字面意思。他们不相信对文本进行扩展或深入研究各种细微差别等等。他们希望事情尽可能清晰明了，并尽可能基于字面意思。

撒都该人也有可能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才是权威经文。我们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拒绝死者复活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另一个观点。为什么撒都该人不相信死者复活？答案就在但以理书中。

圣经里就说了。末日来临的时候，你会死而复生。《以西结书》和《诗篇》以及《旧约》的其他地方也都描述了复活的景象。

现在，当耶稣与撒都该人交谈并与他争论时，他对他们说，至于死者复活的事情，是的，他说，你们不记得《摩西五经》中上帝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为什么耶稣要选择

那段经文来驳斥他们对死者复活的怀疑？他可以很容易地从但以理书中摘录这段经文。

我确信他知道这一点，但他却选择了《摩西五经》中的一段话。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丹尼尔具有权威性吗？这是 FF Bruce 提出的论点。这不是我说的。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我发现这种思路很有说服力。所以，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他们不相信神的干预。他们不相信灵魂。

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也相信约瑟夫斯所说的完全自由意志。他们不相信这里有任何形式的神圣干预。

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意志有任何宿命。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我已经谈到了灵魂等问题。

撒都该人通常看起来是上流社会的人，你可以看到这背后的原因。如果你不相信死者复活，如果你不相信在来世行善会得到回报，那么你就会想在今生得到所有的回报，你知道，你基本上可以通过一个人得到多少东西来判断他有多正直，因为他们得到了祝福。所以，对于撒都该人来说，成为上流社会是他们的工作受到上帝赞赏的标志。

约瑟夫斯说他们不受群众欢迎，甚至他们彼此之间都很粗鲁，这是一种有趣的立场。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典型联系之一是，我们将他们与圣殿和圣殿领导层联系起来，特别是在耶稣时代。许多人对此提出质疑，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所有大祭司的宗教信仰。

我们确实知道，参与耶稣审判的人是撒都该人。我们知道，与大祭司有关的许多其他家族也是撒都该人，但还有很多大祭司我们不知道，而且根据一些记载，其中至少有一人不是撒都该人。其中一人几乎肯定是法利赛人。

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撒都该人控制了圣殿。事实当然不是这样。除了撒都该人是祭司和其他人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广泛的祭司，他们的宗教倾向显然非

常多样化，比如是否有撒都该人或法利赛人，或者以上都不是，这似乎也很常见。

因此，大祭司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撒都该人有联系，并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很可能很多大祭司并不认为自己是撒都该人，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教派。我稍后也会谈到这一点。

好的。约瑟夫提到的另一个群体是艾赛尼派，艾赛尼派在《新约》中从未被提及过。《两约之间》的文本中也从未提到过他们。

亚历山大的斐洛曾提到过他们。所以我们确实知道他们存在。约瑟夫斯的记载和斐洛的记载略有不同，两者之间有一些差异。

但约瑟夫斯和斐洛之所以都谈论艾赛尼派，是因为坦白地说，他们很怪异，你知道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喜欢怪异的人。此外，约瑟夫斯对艾赛尼派的描述中明确指出，他指出艾赛尼派和犬儒派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和相似之处。

hesedim这个词有关。

几乎没人再买这个了。这是一个老理论了。好吧。

“asah”一词有关，意思是“制作”或“做”。这似乎是一个更可能的衍生词，至少从语言学上来说是这样，但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有这个词，我们有这个名字，艾赛尼派，约瑟夫斯用过它，斐洛也用过它。

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些人是谁？好吧，新约中没有提到。根据约瑟夫斯和斐洛的说法，他们是苦行僧。

他们回避物质享受和享乐。你知道，他们过着严守纪律的生活。约瑟夫斯和斐洛都说他们是独身主义者，但约瑟夫斯接着补充道，还有另一群艾赛尼人也不是独身主义者。

所以，你知道，我们一般认为他们是独身主义者。现在，约瑟夫斯的艾赛尼派和菲洛的艾赛尼派之间的另一个有趣区别是菲洛说，他们中间不会有任何制造或出售武器的人，很多人把这解释为他们是和平主义者。这是有可能的。

人们指出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当时出售武器是一项大生意，就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所以那些不惜金钱和财产的人可能不会购买、出售或制造武器，因为这是他们简朴生活方式的标志。现在，约瑟夫斯没有说艾赛尼派是和平主义者，事实上，反抗罗马的起义领袖之一被认定为艾赛尼派。所以，根据约瑟夫斯的描述，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的可能性不大。

菲洛似乎认为他们是和平主义者。他还说他们不会拥有奴隶，而且与其他同胞相比，他们通常表现得非常奇怪。他们拒绝自由意志的想法。

艾赛尼派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斐洛和约瑟夫斯对此都表示赞同，但同样，这并不是犹太人真正谈论的话题。约瑟夫斯似乎再次将这一观点与希腊哲学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占星术。约瑟夫斯说，艾赛尼派是预言神谕最准确的解读者，他们的预言几乎从未出错，他还谈到了他们对占星术的使用。

菲洛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非常禁欲、非常严厉的犹太教派的人也有这种古怪的想法。哦，还有草药。

你知道，他们热衷于草药。所以，艾赛尼派是旧时代的新时代。因为他们可以解读这些预兆，因为他们可以解读经文，所以他们能够预测未来，并且永远不会在对未来的预测中出错。

现在，约瑟夫斯描述了他们对来世的理解，他说他们相信精神来世，他说他们有一种信仰，我认为这与希腊人的信仰并无太大不同，即当人们死后，他们的灵魂会去一个岛上，在那里他们永远幸福，享受巨大的好处，你知道，天堂能给他们提供的所有美好事物。所以，你这里已经涵盖了这些范围，对吧？有艾赛尼派，他们相信完全的宿命论，没有自由意志。有撒都该派，他们不相信宿命论，一切都是自由意志；还有法利赛派，他们走中间路线，说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有些事情不是，你知道，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得到了死者复活的理念。法利赛人相信肉体复活，而大多数犹太人都相信这一点，但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喜欢这个想法。瞧，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认为物质是卑鄙、邪恶和腐败的，只有精神才是善良的。

因此，任何人在脱离肉体后都会重获肉体复活，这种观点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是令人厌恶的。因此，约瑟夫斯并没有真正强调肉体复活的概念，但是，你知道，是的，似乎有点勉强承认法利赛人相信这种肉体复活，然后你会看到艾赛尼派，他们持有灵魂离开肉体进入神圣境界的观点。所以，他在这里用犹太教的三个教派来涵盖所有基础。

然后约瑟夫斯补充说，哦，顺便说一下，还有第四组人，他在这里没有称他们为狂热分子。这是圣经学者们误用的词语之一，尤其是那些知识不多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一知半解是危险的，对吧？但他称他们为第四种哲学。狂热分子这个词，实际上，他保留了这个词来指大起义的三个主要派别之一。

因此，你可以说，大起义之前的一些狂热分子表现得像狂热分子，但约瑟夫斯当时并没有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相反，他称他们为第四种哲学。你知道，我们不谈论布鲁诺。

他有点像我们关在后屋里的那个人，因为他让我们有点难堪。你知道，我们不会，但如果我必须谈论他，我会利用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我们有第四组麻烦制造者，他说，他们在所有宗教观点上都与法利赛人一样。

至少他在某一处是这么说的。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中，他说他们和其他人完全不同，但在《古物》中，他说他们的观点和法利赛人很像。但是，他说，他们对自由有着不可征服的渴望，以至于除了上帝之外，他们不会称任何人为国王。

这很有意思，因为你似乎认为这排除了弥赛亚的概念，对吧？弥赛亚的典型想法是他将成为以色列之王。但是，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狂热分子除了上帝之外不会接受任何人为王。他几乎把这说成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与此同时，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立场。

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这个团体煽动了反抗罗马的叛乱，后来导致了奋锐党的出现。但不仅仅是奋锐党，还包括参与叛乱的其他一些派系。所以，他真的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

造反的不是法利赛人，也不是撒都该人。造反的正是这个群体，这些怪人，可以说是家族中的害群之马，他们反抗罗马，误导了人民。

现在，我们应该在这里提到的另一个团体，我将在下一讲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团体，那就是死海古卷教派。这个教派是由一位被称为正义导师的人创立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人生活在什么时候，但我猜可能是公元前 150 年左右。

我们从死海古卷教派的著作中得知，他们也相信宿命论。他们的信仰与约瑟夫斯认为的艾赛尼派信仰非常相似，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在上帝的伟大计划中。根据一些古卷记载，他们也过着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

至于其他卷轴，就没那么多了。我们下次再谈这个。他们与艾赛尼派有几处不同。

婚姻问题。《死海古卷》的主要文本之一谈到了婚姻习俗，以及他们应该和谁结婚，不应该和谁结婚，以及如何找到一个好妻子，以及所有这些事情。奴隶制。

再次，斐洛告诉我们，艾赛尼人不拥有奴隶。其实，死海古卷中有一些部分谈到了如何正确对待奴隶。被动主义。

如果艾赛尼人是和平主义者（正如菲洛所暗示的），那么艾赛尼人就不是死海古卷教派，因为这些人不是和平主义者，至少从长远来看不是。他们在等待时机，等到适当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们要杀死耶路撒冷的合作者，然后从那里推翻罗马统治，最终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们教会的王子将成为国王。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预期。他们预计会有一场暴力和血腥的起义，他们甚至为此设定了一个日期，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但在他们的正义导师去世 40 年后，他们预计战争会爆发。所以这些人不是和平主义者。

因此，他们坚信世界将会灭亡，或者说他们的世界将会灭亡，那是在老师去世40年后。我们将在下一讲中再次讨论这些分离的基础，但他们说他们与其他犹太人分离了。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解释对日历的解释以及某些节日的庆祝日期。

我们将在下一讲中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他们认为犹太同胞过于自由主义的其他法律实践。因此，当时犹太教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一个大问题是正统教义与正统实践之间的问题，这与正畸学毫无关系，但在犹太人中间，教义上的分歧，即正统教义，远不如实践上的分歧，即正统实践那么重要。因此，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在死者复活这样基本的事情上意见不一的人，你会说，你和我兄弟，但当涉及到某人洗手的方式错误之类的事情时，你们可能会发生争吵。

你可以说，我拒绝你；离我远点；你可能不会因为这些事情靠近我，因为你洗手不规范。4QMMT。4QMMT代表，4是库姆兰的K4，Q是库姆兰。

Miqsat的缩写马阿塞 Hatorah，是律法的一些工作或律法的一些问题或诸如此类的东西。4QMiqsat Ma'ase 《哈托拉》是死海教派的一部著作，书中列出了他们反对和脱离教派的所有理由，从日历开始，说明这是安息日应该在的时间，这是节日应该在的时间。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文本有点零散，所以我们没有完整的内容，但是他们谈到了耶路撒冷的祭司们所做的所有坏事，比如不正确的洗手。这是一个有趣的小例子，但在当时，犹太人的典型习俗中，在献祭前洗手，你要做的是让所有的祭司都站起来，他们都伸出手，然后有人拿着一大罐水过来，往你们所有人的手上浇水。这就是这里的情况。

嗯，这个团体，死海古卷教派，说，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当水接触到那个人的手时，他手上的所有杂质都会回到那桶水中吗？所以，你们把脏水倒在每个人的手上。是的，是的，这些事情让他们怒不可遏，让他们说，我们不能和你们交往。你们没有正确洗手。

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我们有这些争论，这些争论记录在《米什拿》中，它们几乎都是稻草人论证。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在《米什拿》中，法利赛

人是英雄，而撒都该人实际上是他们的陪衬。但他们争论的都是实践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

在《米什纳》中，你永远不会看到法利赛人说，撒都该人啊，我们有罪。你不相信死者复活。那里没有这种事。

不，相反，他们说，我们有理由反对你；哦，撒都该人从这里开始。他说，我们有理由反对你，法利赛人。你知道，你说流经墓地的水是干净的，或者诸如此类，或者我们有理由反对你。

你曾经说过，父母的骨头不会使你的手不洁净，不适合献祭。这就是他们在《米什纳》中争论的事情。对于撒都该人来说，他们争论的不是死者是否有复活，也不是自由意志是否有，而是实践中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已经提到过，约瑟夫斯谈到了这三个教派，然后他又提到了第四个犹太教派。这是否意味着这为我们提供了耶稣之前所有犹太人的记录？绝对不是。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我们有法利赛人。

他说，法利赛人大约有 6,000 人。6,000 人。你可能以为会多一些，不是吗？你知道，所以他说法利赛人大约有 6,000 名男性。你知道，还有女性和孩子，但是，嘿，撒都该人，他说大约有 5,000 人，甚至可能更少。

他说，艾赛尼派的人数约为 4,000 人。然后他说，奋锐党只是一小群鲁莽之徒。不用担心这个，对吧？那么，所有这些加起来是多少？嗯，可能是 14,000 或 15,000 名犹太人。

当时罗马帝国有多少犹太人？如果是整个中东地区，可能大约有 100 万。因此，这些教派的成员只占犹太人的一小部分。那么，其他犹太人是谁？很可能还存在其他一些教派，只是不那么突出，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中。

但更可能的是，我想大多数犹太人只是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赛尼人是什么意思？我是个犹太人，出于同情，你知道吗？所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

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他们没有纠结于这些区别。所以，成为某个教派的一部分并不能将你定义为犹太人。

事实上，这些人中似乎有很多人可能被视为领袖，也可能被视为分裂分子，也可能被视为怪人。在广大犹太人，这些事情并不重要，我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这其中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东西。如果我们有时能和睦相处，那不是很好吗？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玛拉基书》中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些物以类聚的人往往会聚在一起，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对于大多数人、当时的大多数犹太人，以及我认为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主要问题是，当那些聚在一起，想出自己的鸟类研究之类的小品牌的人决定要把这些东西强加给其他人时。

这是安东尼·托马西诺博士关于耶稣之前的犹太教的讲课。这是第 10 节，犹太教派。